

柒、 結論

本篇論文探究舊約民數記 (Numbers 戶籍紀) 二十一章 4-9 節摩西 (Moses 梅瑟) 舉蛇的敘事如何在新約約翰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若望福音) 三章 14-15 節被應用以講述耶穌的事蹟。

文中首先介紹新約對舊約的引用 (quotations) 和引述 (allusions), 及學者對這些使用是否合乎舊約文本脈絡的見解。接著, 本文作者研究民數記希伯來文馬所拉文本 (Masoretic text) 和它的希臘文翻譯七十士譯本 (Septuagint 七十賢士本), 以及約翰福音的希臘文本。研究的項目包括經文分析、鑰字研究、經文背景和經文結構。最後, 作者就以上探討的文本提出解釋, 分為三個部分:

- 一、馬所拉文本民數記: 藉著探究從美所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到埃及 (Egypt), 包括巴勒斯坦 (Palestine) 的蛇信仰和考古文物, 以及民數記上下文的研究理解這段經文的涵義。
- 二、七十士譯本民數記: 以研究古希臘信仰中蛇的宗教象徵和這段經文的脈絡了解七十士譯本的譯者如此翻譯的企圖。
- 三、從諾斯底思想中有關蛇的信仰和經文的上下文探討約翰福音的解釋, 同時也探究約翰福音的基督論, 並評估這段經文的引述是否合乎舊約的脈絡。

在文獻回顧中, 可以看到遠自與耶穌同時代的斐羅 (Philo) 就開始對民數記這段經文提出見解, 在基督宗教的初期又有許多教父分別有不同的看法, 直到二十一世紀。經過了二千餘年的詮釋, 學者們對這段經文仍然有極為分歧的解釋, 尤其是仰望銅蛇得醫治的根源, 以及銅蛇和耶穌的關係, 後者便是本文探究的主題。而在新約引用和引述舊約的研究領域, 至今台灣學界還沒有學者研究, 在國外的研究方面, 三卷對觀福音 (Synoptic Gospels) 如何使用舊約均已經有專書研究, 但是對於約翰福音至今還沒有專書出現。約翰福音是一卷福音書, 因此本文的探討乃是針對重要又沒有人研究的議題著手研究。

本文的第二章, 就新約使用舊約作全面性的介紹, 包括引用和引述的判定、引用和引述的數量、引用和引述的特殊情況、新約引用舊約的類型, 並針對本文研究的約翰福音, 介紹約翰福音引用和引述舊約的類型, 最後談論新約引用舊約所參照的經典, 並就學者對新約使用舊約的兩派看法做一說明: 其一是認為新約的使用合乎舊約的上下文脈落, 另外一方則是認為新約的使用忽略了舊約原本的用意和脈絡, 乃是為闡述新約自身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觀。

第三章探究了民數記二十一 4-9 的經文, 並針對「蛇」(נָחָשׁ)、「火蛇」(נְחָשִׁים שָׂרָפִים)(שָׂרָף)、「銅蛇」(נְחָשִׁים נְחֹשֶׁת)、「死」(מוֹת)、「杆子」(יָס)、「看」(רָאָה) (נָבַט) 和「活」(חִיָּה) 等字仔細研究。在經文的結構, 發現民數記二十

一章 4-9 節乃是銜接二十章的經文，在這段經文之前的二十一章 1-3 節是插入的經文，並且發現這段經文是出於雅威以羅欣典（JE），乃是根源一個很古老的口傳敘述，經過書寫，成為完整的敘事。文中並對這段敘事以語言學的故事理論分析，說明故事的三個情節，比較經文中相近的動詞，說明經文中「對話」清楚及「獨白」簡易的寫作方式。

第四章探究七十士譯本民數記二十一章 4-9 節的翻譯外，也將這個譯本與馬所拉文本作比較，分析其間的差異。在鑰字研究方面，本文探討了「蛇」（ὄφις）、「致死的蛇」（ὄφεις θανατοῦντες）、「銅蛇」（ὄφις χαλκοῦς）、「死」（ἀποθνήσκω）、「標記」（σημεῖον）、「看」（ὁράω）和「仰看」（ἀποβλέπω），以及「活」（ζάω）等字。最後談談七十士譯本的經文結構，發現是與馬所拉文本大致相同的。

第五章來到了新約聖經，探討約翰福音三章 14-15 節的希臘文本，並探討了「如同摩西」（καθὼς Μωϋσῆς）、「舉」和「被舉」（ἵψώω）、「蛇」（ὄφις）、「人子」（ὁ υἱὸς τοῦ ἀνθρώπου）、「是必須的」（δεῖ）、「信」（πιστεύω）、「有」（ἔχω）和「永生」（ζωὴ αἰώνιος）等重要用詞。接著概略談談約翰福音的整體結構外，針對本文探究的三章 14-15 節，探討了一 1 至三 13，以及三 16-21 的大要。從一 1 至三 21 顯示出約翰福音以「對比的規範」（the antithetical norms）講述許多對立的爭論，這種理論與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的思想相同，約翰福音有關「二元論」（dualism）的說法可能受到死海古卷的思想所影響，本文進而探究可能在巴勒斯坦以外完成的約翰福音為何會受到死海古卷的想法所影響。本文發現與昆蘭公社相同的理念從東到西有很廣泛的影響，不僅衝擊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影響了散居各地的猶太思想（diaspora Judaism）。這些在昆蘭所產生的現象，也在各處的猶太派別中，並且對約翰的信仰團體產生交互作用的影響（James L. Price, 1991: 10）。

第六章探討當時對蛇的信仰背景，結合前面的經文探討，對經文做出筆者的解釋。首先探討了美所不達米亞（Mesopotamia）到埃及（Egypt），其中包括了以色列所在的巴勒斯坦有關蛇的信仰和考古發現，結合民數記的經文研究，解釋民數記二十一章 4-9 節重要的議題：火蛇的刑罰、銅蛇的拯救、摩西的權柄和百姓的教訓。第六章的第二部分，探討古希臘有關蛇的信仰，包括了希臘文化的發源地克里特（Crete）的米諾思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和希臘神話中的蛇的普遍和與眾神祇密切的關係，結合民數記的經文翻譯，探討七十士譯本寫作時代如何解釋民數記二十一章 4-9 節這段經文，認為七十士譯本的時代也將這段經文賦予了教育的目的，希望散居各處的猶太人團結一致，服膺上帝的律法和宗教領袖。

第六章的第三部分探討諾斯底思想（Gnosticism）有關蛇的信仰，包括「蛇的兄弟會」（The Brotherhood of the Serpent）有關蛇的觀念、蛇人（Ophites 或稱

Naasene) 對蛇的崇拜，和「巴錄－諾斯底」(Baruch-gnosis) 派描述蛇的經文，顯示在諾斯底思想中固然是魔鬼和引誘者，但蛇也有大量被高舉的形象，如同神的顯現，看出來在希臘文化當道的時代，蛇是佔上風的。本文結合希臘化時期的想法，在以五個面向解釋約翰福音：摩西與耶穌、摩西舉蛇和耶穌被舉、銅蛇和耶穌、杆子上的記號、有生命和有永生。最後談論約翰福音的基督論。

以下簡述本文探討的成果：

新約引用或引述的情況很多，以本文所探討的經文來看，新約使用舊約不僅僅是敘事內容本身的引述，還包括了更大範圍的人物指涉和觀念引用，有些並沒有從引述的經文表現出來，但卻是當時的讀者所知悉和接受的。

約翰福音三章 14-15 節的經文非常簡短，直譯如下：

第十四節 和如同摩西他舉這蛇在這曠野，

這人子照樣被舉起來是必須的。

第十五節 爲了一切信他的，他有永遠的生命。

「摩西他舉這蛇在這曠野」就涵蓋了整段民數記二十一章 4-9 節的內容，福音書的作者或耶穌無須多作描述，讀者已經在想像中聯繫到摩西舉蛇的詳細故事。接著的「人子照樣被舉起來是必須的」，指出了耶穌將來必定遭遇的情況——被釘十字架。約翰福音引述的用字精簡，但是字字斟酌，均有指涉。

「摩西」表明了耶穌在整卷約翰福音的彌賽亞 (Messiah 默西亞) 身分，不像對觀福音 (Synoptics) 所言的「大衛的子孫」，而是一個「新摩西」，耶穌在約翰福音如同舊約的「約書亞」(Joshua 若蘇厄) 繼承了摩西，新摩西耶穌也繼承摩西，並且超越摩西，要把屬神的子民從罪惡裡拯救出來。「蛇」乃是古代宗教世界的神秘形象，他是神，也是惡魔，他象徵賜予生命、使人返老還童 (重生) 和永遠不死 (永生) 的力量，這樣的觀念廣泛存在於從美所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到埃及 (Egypt) 的古代世界，也在希臘文化提昇，希臘的神祇幾乎個個與蛇相關，且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 (Asklepios) 的崇拜在耶穌和約翰福音寫作的時代還非常盛行。

「人子」在新約的時代是普通百姓的稱謂，但是新約只有三次使用「人子」爲普通人，其餘均將「人子」用爲耶穌的自稱，約翰福音的作者以「人子」的內涵發展，讓讀者接受人子是從神而來，他將被高舉於十字架，成爲全人類的拯救者。約翰福音的作者以「人子」來補充描述耶穌是律法預言雅威要派來的那先知，也是彌賽亞 (默西亞)。「人子被舉起來」指出了耶穌被釘十字架，這是必須的，乃是天父拯救世人必須發生的事。從民數記摩西放置銅蛇在杆子旗幟上做爲拯救的記號，到約翰福音指出人子被高舉，作者把人子耶穌巧妙追溯到舊約的銅蛇，

接著，進一步，作者以民數記的「看」，延伸到約翰福音的「信」，把這兩個動作串連起來，意味著古代以色列人必須「信」神所定下的拯救方式，願意「看」銅蛇才得以存活，新約時代的人必須「看」著被釘十字架的人子，「信」他為人作了贖罪祭，才得以有永遠的生命。「信耶穌」，而「有永生」是信的目的，也是約翰福音的信息重點。

約翰福音使用舊約和耶穌基督連結的「功力」，令人嘆為觀止，以被高舉在十字架的人子，呼應民數記在杆子上的銅蛇，使用「杆子」(*nes* 旗幟)就是「神蹟」(*miracle*)的內在含意，描述一個由耶穌展現的新神蹟。整卷約翰福音表明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在字裡行間不斷重複，配合希臘的宗教和哲學，要人接受「信耶穌，有永生」。「蛇」因著某些因素沒有被作者發揮，但是作者選擇了摩西舉「蛇」這個敘事，貼切地吻合與尼哥底母(*Nicodemus* 尼苛德摩)談論「重生」的話題，「蛇」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作為醫治和賜人生命的形象，是耶穌行止的合宜象徵。

一個基督徒從新約看舊約，對於約翰福音引述摩西舉蛇的描述，可以用「拍案叫絕」來形容，但是暫且把新約放在一邊，單單從舊約的立場看民數記這段敘述，就全然不是這樣「預表基督」的經文了。民數記二十一章 4-9 節的脈絡是接續二十章 29 節(二十一 1-3 是插入的)，在二十章的記載，以色列人相繼失去了米利暗(*Miriam* 米黎盎)和亞倫(*Aaron* 亞郎)兩位領導，又走在艱難和環境惡劣的路上，對於上帝和摩西發出的怨言，反映了摩西領導地位的危機。這段經文的敘事顯出百姓違抗摩西，就是違抗上帝，他們遭受火蛇無情的攻擊，許多人死亡，他們向摩西認罪，請求摩西向雅威禱告，雅威要摩西製造火蛇，成為拯救的記號，只有仰看這蛇，才能得生存。這段推測可能在公元前四世紀編纂完成的資料，其教訓的意味遠重於歷史追述，分散各地的以色列人必須服膺於一個宗教傳統，且服從上帝的律法和宗教領袖。

以摩西舉蛇在新約的應用而言，經典是固定的，但是經典與不同時代、不同立場的人對話，顯示出經典解釋的多種可能。如本文第二章結語引波特里斯(*Vern Sheridan Poythress*)所言，新約的作者不是學者，他們不會去關心現代學者所關心的議題，對他們而言，他們最關切的是把舊約應用在教會和在新約的情境，使人接受耶穌是基督。(Vern Sheridan Poythress, 1994: 111) 約翰福音的作者，他引述了摩西舉蛇，同樣是要證明耶穌是基督，是新摩西，是上帝的兒子。

本文的研究僅僅是展開新約應用舊約研究的第一步，新約有超過十分之一的篇幅引用或引述了舊約，這些經文的使用是否合乎舊約原著者的脈絡，還有許多值得繼續探究的經文。另一方面，新約作者使用舊約「證明」耶穌是基督，這樣的應用若被證實新約的作者違反了舊約原作者的用意，舊約並非是為耶穌基督而

寫，舊約也沒有「預表」耶穌是基督，這樣的解讀是否會對信仰者造成打擊，當今基督宗教的信仰者應當如何面對信仰，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嚴肅的課題。

在本文的研究中，從舊約聖經、七十士譯本到新約聖經，明顯看出來每個時代的經文書寫、翻譯和解釋都是符應當代的需求，換句話說，經文的解釋沒有絕對的正確或錯誤，經典永遠都可以重新研讀，重新解釋，對不同的讀者說話。從舊約到新約，猶太人在兩約之間分散到各地居住，他們必然也受到其他信仰或思想的影響，如波斯的信仰、希臘的哲學，兩約之間神學的演變和經典的解釋，直接影響了新約時代的思想，因此對於兩約之間（猶太第二聖殿時期）的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台灣華人在基督宗教的傳統上，相較於其他地區的信徒較為保守和封閉，對異己的經典解釋和其他宗教信仰比較排斥，信徒應該如何面對舊約的經文，如何看待新約的使用，以及新舊約在當代的解釋，這都是台灣基督宗教研究必須探究的課題。另一方面，台灣是個培育各種宗教的好地方，有許多的新興宗教興起，台灣的基督宗教如何與其他的宗教對話、交流，尋求信仰的互相認識，達至社會的穩定祥和，這也必須從經典的解釋和教導做起。

筆者期待台灣的基督宗教信眾接受多元的社會型態，尊重經典解釋的多樣性，有開闊的心胸看待基督宗教的其他解釋和其他的宗教信仰，建立更有深度和廣度的信仰文化。